

冬日暖阳

叶本静

曾以为这是一份冷冰冰的职业，无须掺入个人理想与感情，更无须寄托太多幻想。然而工作十年后，蓦然回首才发现，工作可以成为一辈子的事业，除了尽职尽责，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情感和努力。

我们所有的努力与坚守，都会凝结为冬日暖阳。

1.

时光荏苒，前一年的时光如烟如花般绽放，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临近春节，看着窗外雪花如彩蝶在空中飞舞，以最曼妙姿态落在地上，我不禁感慨万分，转身寻找钢笔想写点文字。当我拉开办公桌最里面的抽屉，两双手套一双红色、一双黑色赫然出现在我的眼眸里，我的思绪像一阵北风呼啸，迅速回到了过去。

“检察官，太谢谢你们了，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真是雪中送炭啊！”一起交通事故案件被害人的丈夫前来领取司法救助金，紧握检察官的手久久不放。

2018年冬天第一场雪落下那一天，寒风凛冽，地上铺满厚厚的积雪，一名40多岁的男子牵着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一瘸一拐来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我和杨科长赶忙迎上去。小女孩一双明眸忽闪，圆圆的小脸冻得像苹果一样红。我们搀扶男子至接待室，端来热水给他们暖手。残疾男子是一起交通事故案件被害人的丈夫，平日里依靠妻子卖菜维持生活。不久的一天早上，妻子卖菜回家途中遭遇车祸去世，但犯罪嫌疑人没有作出任何赔偿。男子带着女儿靠摆地摊卖小饰品度日，生活困难，希望检察官

关帮其督促肇事方赔偿。他说他愿意与对方达成和解，因为他急需一笔钱供女儿读书。男子说着说着，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和杨科长第一时间与办案检察官联系，了解到肇事方已被取保候审。后续我们将双方约至检察院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肇事方承诺一个月内赔偿到位。此时已临近年关，可被害人丈夫腿脚残疾，仍靠摆地摊卖小饰品勉强度日，没有固定生活来源。在核实其家境情况后，我们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申请到救助金并发放到他手上，帮他解决燃眉之急。

一周后某天早晨刚上班，就听见窗口有人呼喊“杨科长、叶检察官”，我闻声而去，远远看见那名男子向我不停地招手。我疑惑地走近他，他突然从包里掏出两双手套，递给我。我赶忙摆手拒绝，他却硬塞到我手上，着急地说：“这两双手套是我小小的心意，您一定要收下！”说完，他转身离去，背影消失在茫茫大雪中，丢下发愣的我和“一红一黑”两双棉手套。

至今，两双手套我仍珍藏在抽屉里，每当工作疲沓时，我都会打开看看。轻捧着两双手套，冬日阳光下，它们带给我无比的温暖。

2.

临近春节，寒风凛冽，时光的齿轮不停转动。一些花开的回忆依旧在绽放，一些逝去的故事被深深掩埋。翻开桌角那几本厚厚的行政申诉案卷宗，申诉人朱大爷的身影不由得浮现在我脑海里。

那一天上午，朱大爷打来电

话，说他已经到检察院了，有事情要反映。挂断电话后，我和分管副检察长钱检立刻前去找他。

“检察官，人社局竟然不审批我的申请，法院也不支持我的诉讼请求。我对他们的处事不公行为不服，他们需要向我道歉……”朱大爷60多岁，中等个头，说起话来中气十足，拉着钱检的手不停诉说。

朱大爷1982年起在某自行车总厂从事电镀工作。2019年，他以原岗位属于特殊工种为由，向人社局提出享受特殊工种待遇的申请，人社局不予批准；他向法院起诉，也被驳回，为此他申请检察监督。

朱某情绪激动，说到动情处，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一沓文书和相关证据递给我们：“这是三十多年前厂里发补贴的文件和汇款记录，可以证明我们当时干的活儿就是有毒有害工作……”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们两次前往人社局调查了解特殊工种法律规定及朱大爷原所在企业有无特殊工种申报等。调查后发现，自行车行业电镀工不在特殊工种名录范围，也就是说，朱大爷不符合申报条件。我们联系朱大爷并告知其调查结果，但他对办案结果不满意。

“事情已经查清楚，现在关键是如何解开他的心结，妥善化解这起棘手的行政争议。”钱检望着窗外，眉头紧锁。后经向常州市检察院汇报，两级院决定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具有多年劳动争议办理经验的资深律师、某企业长期从事提前退休申报审批工作人员参与听证，一起帮朱大爷解开心结。

“大爷，我们和你解释好多次了，你原来所在岗位不在国家特殊工

种名录规定里，而且原所在自行车厂也没有进行特殊工种申报，所以你确实不符合享受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那我怎么听说我们原岗位其他同事享受到了，人社局处事不公平！”“没有的事，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调查过，和你同岗位的其他人没有享受过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待遇，不信你看看我们调查的证据。”钱检拿出从人社局调取的档案证据递给朱大爷，朱大爷翻看后慢慢低下头不吭声了。钱检说：“您年纪也大了，家里老伴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子女也不在身边，咱们想快点，不要再为这个事儿东奔西走，浪费时间还增加烦恼，您说值不值啊……”

良久，朱大爷抬起头看着我们，说：“我这次弄懂了，我确实不符合申报条件。”说完，他拿过笔写下了《撤回监督申请书》。

朱大爷是低保户，家庭生活较为困难，我们两级检察院帮他申请到司法救助金。领取救助金那天，他硬塞给检察官两条毛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贵重的你们不收，这两条毛巾，你们一定要收下！”

3.

冬日一大早，办公室的座机响个不停，我拿起电话，还没开口，另一端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你好，请问是叶检察官吗？我是交通事故案被害人女儿，我父亲死得很冤屈，听说对方还是喝酒驾车将我父亲撞死了……”听着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我想起她说是前段时间我协助王主任办理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便安慰她说：“您放心吧，我们会秉公处理的，目前对方有没有赔偿？”“还

没有呢，说等保险公司赔偿了再说，希望你们帮我催催他赔偿。”“好的。”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被告人张其酒后驾车行驶至常州市钟楼区清潭路与江春路口，车辆与行人蒋某发生碰撞，导致蒋某当场死亡。经核实，张其通过路口时闯红灯，而行人蒋某也在红灯时通过路口，公安机关认定张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蒋某承担次要责任。

审讯室里，王主任催促张其尽快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但张某说：“检察官，不是我不想赔偿，我的车辆是有商业险的，后期保险公司会承担赔偿责任，我不需要赔的。”“除了保险公司，难道你个人不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吗？事发至今，你与被害人家属联系过没有？因为你违法驾车导致对方失去一条人命，你现在居然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用赔，你觉得合适吗？”面对王主任的一连串质问，张其沉默不语。

“你想清楚，是否愿意赔偿。如果愿意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在量刑上我们可以考虑建议法院从轻处理。”“好的，我知道了。”几天后，被害人家属再次打电话来，表示愿意和张某和解，希望对方尽快赔偿。我们再次联系张其，通知双方前来调解。

调解室里，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在王主任劝说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当双方准备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时，被害人家属突然说：“等一下，为我爸这个案件，我们请律师花了2万元，这笔律师费怎么算？”“是你们自己请的律师，怎么能让我们承担律师费呢？”张其的妻子立刻反驳说。于是，双方又争执得不可开交……那天，双方在包括部分律师费的和解书上签下字时，王主任不厌其烦释法说理，已经是口干舌燥了。到最后，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看着桌上按有红色指纹和双方签名的和解协议，我们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天，出门时，已是万家灯火……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渔获 张永生摄影作品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律·诗(组诗)

顾中华

法,不只是一个字

一个字 虽重亦轻
每个人都可以高高举过头顶
撑起一生的天空

一个字里的时光 四季分明
有秋霜 也有春风

千锤百炼的一个字被锻造成一柄利刃
裁量正义与邪恶 医治社会的疾病

一个字方方正正 渺小也高大
藐视它的人 必将受到惩罚
仰望它的人 获得自由和光明

法是一个字 又不只是一个字
独立但不孤单
还有“人民”两个字 与其相呼应

目击证人

目光锋利 如一把利剑
把已经凝固的时光
再次切开
取出完整的事实

不夸张 也不隐藏
勇敢但不激烈
语言朴素 无需修饰
内心保持澄澈

为人作证
其实 也是在证明自己

盗窃罪

与阳光背道而驰
头颅里的黑暗 或许比夜色更深
脚步 轻如月光
心情 应该比一座山还要沉重
罪恶的手 伸向别人
偷窃来的不是真正的拥有
还会丢失
一段原本属于自己的时光
从此 和春风隔着一道高墙

侦查

真相被撕碎
事实 凌乱不堪
有人沿一条河流 试图
追溯到时光的上游

拼接痕迹的碎片
挤出言语里的水分
收集 散落一地的目光
对那些已完全灭失的影子
有时 谁也无法为力
真实存在过的一条线
只能 还原出断断续续的点

无论是善 还是恶
都需要重新拨开迷雾
在迷雾中寻找清晰的证据
把一幅画的残缺 补充完整
成为法庭上洪亮的语言

心细如发 不放过一粒微尘
也不忽略每一个细节
让苍白的日子恢复血色
让沉默的昨天
再次开口说话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如我,初生牛犊

王乐成

1987年的阴历正月初十,上午10时许,我从山东省临朐县委大院西南角那三层灰色小楼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

组织部干部科的张科长,给我一张盖着红章的介绍信,让我与来自杨善乡党委的王春吉兄,去各自的单位报到,我去县检察院,他去县法院。离开干部科时,一瘦高个儿进门,屋里的工作人员立马都站起来。凭直觉,这瘦高个儿是位领导。

“你就是小王?去检察院可得好干啊,那检察长厉害,如果偷懒耍滑,三天就被撵回来!”瘦高个儿很严肃,也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路上,我边骑车边想:这检察长咋就那么凶呢?

1.

沿着县一中西墙外的文化路,经过县博物馆,一路往北,过了县建行,就看到了路西朝东挂着县检察院大白牌子的简陋大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这么破落的机关?

是把自行车放在院外,还是推进院内?我正在门口纠结着,“你找谁”一声断喝,吓我一跳。原来,这高大严肃的人,乃是门卫张明义师傅。门卫尚且威武如此,那检察长们岂不都是虎豹之辈吗?我心里更怯,更别扭了。

院办公室在一楼。看过组织部的介绍信,浓眉大眼的办公室主任笑脸相迎:“请坐,我帮你报到去。”办公室主任说着,去了二楼。不一会儿就下来了,笑着说,去检察长办公室吧。直接面见检察长?我耳朵里一阵轰鸣。

二楼楼梯向西,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端坐着一位瘦黑脸的长者。办公室主任向我介绍,这就是张检。面面相觑!我心里咯噔一下,心就立马蹦到了嗓子眼儿。我的天,怪不得组织部部长吓唬我,这检察长果真一黑脸呢。张检察长看我两眼,一指凳子,坐。回头又对办公室主任说:“这小王家不简单,一年考上了两个大学生,是我们公社的骄傲呢。”后来我才知道,我哥俩在七贤中学考大学那年,张检察长就在七贤公社任党委书记。至此,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稍稍放了放。

“小王,你就在办公室跟着老周写字吧!”张检察长一说,我被白净而举止优雅的周副主任领下了楼。

院办公室王主任跟周副主任,在办公室朝阳面一西一东对桌。我



山东省临朐县检察院以前的大门

跟统计员老刘在北面对桌。文书小宋跟司机小吴在东南对桌。再加上财务室的老鞠和小冯,生活管理员老曾,打字员小张,司机室里的老钮、老王、老夏、老高等,办公室十三四人,跟我在山区高中的语文教研组差不多大。

王主任管行政,周副主任分管文字,我便被称为王秘书。有人在我背后喊“王秘书”,我却不知道是谁喊谁——我习惯被称为“王老师”,在任教过的高中 and 师范学校,在组织部,也被称作“王老师”呢。“王秘书”?一夜间,称呼完全变了,让我浑身不自在。

临来报到前,师范学校的女副书记梁兵老师——曾担任过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告诉我,可别去机

关当秘书,光跟着“一把手”应酬就治煞你!梁书记知道我滴酒不沾,担心着呢。我后来知道,哪有什么应酬,这梁老师尽吓唬我!然而当时更让我不自在的不是应酬,而是新单位办公室的小青年们凑前问我:“王秘书,你四十几了,你孩子上几年级了?”

他们的问话,让我摸不着头脑。孩子还在媳妇肚里呢,何况我才过26岁,能有那么老吗?也许是一身教师节时发的福利蓝呢中山装,黑色鸭舌帽,宽边黑色玳瑁眼镜,让我的长相得意了点吧。

回家说给老人听,母亲扑哧笑了,说:“人看咱老成点好,省得人家欺生。”后来证明,我这老相,在他人眼里,跟城府深是孪生兄弟,

避免了诸多麻烦。

2.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一旦踢开了,步步顺心。乍到新单位,谁都急于表现自己,急切盼望来个开门红,给大领导留下个好印象。但你要烧香,佛却掉头,事情往往难遂人愿。我的头两脚,就全踢歪了,踢砸了,甚至有点惨不忍睹。

头一惨事儿,是败在数字上。单位“一把手”张检要去潍坊市检察院参加全市检察长会议,安排我弄一个汇报。作为一直在学校业余写稿爬格子的我来说,并没感觉任务的压力。毕竟我曾在《中国青年报》、省、市日报和电台等媒体发过通讯、消息稿,还为被吹捧为“学校一支笔”而沾沾自喜呢。一个汇报,小菜一碟吧。找来两年的单位工作总结,突击阅读一个晚上,梳理出工作重点和全院科室的工作脉络。第二天,跑科室,拜科长,找内勤,搜集案例和数字。忙活了两个通宵,瓜子皮吐了一地,10多张稿纸誊抄清楚,上交给头儿,心里那个痛快啊,好比大夏天吃了块冰镇西瓜。

翌日上班,王主任喊我:“赶紧去张检办公室!”主任的口气似乎不对劲,我心里开始打鼓。检察长从老花镜上面生出了我半晌,一句话不说。直把我看得毛骨悚然、两股战战,他这才把老花镜摔在桌上,吐出几个字来:“这数字是你造的吧?咱这是办案单位,可不能乱来,该什么就是什么,胡乱编造可不行,拿回去。”

我怎么胡乱编造了呢?不就是多用了几个程度副词吗?正郁闷呢,分管文字的周副主任出差回来了,拿起我的处女文稿一看,哈哈大笑,笑得流泪了直呢。刚刚盼到的救星,又笑得我心直发毛。

“这一年查处10多个正科级干部,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这数字哪儿来的?”周副主任的话让我终于心里透明,是统计数字出了毛病,可这都是科室内勤提供的啊,还能有假?周副主任说:“有些内勤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不懂业务,态度不严谨,肯定是估计出来的数字,你应该再找办公室统计员老刘核对才行。再找一个,语言要平实啊,咱张检可是很务实的人呢!”

看来,这头一脚是踢砸了,只能另起炉灶。

重新跑科室,核对案例事实,尤其是那些数字,力求准确,再准确。统计完毕,又找对桌的统计员老刘核对。老刘是谨慎人,他建议

我再找分管领导审核下数字。至此,我才明白,司法机关的办案数字,必须丁是丁,卯是卯,不能像粮食估产,想当然。

晚饭没敢回家吃,趴在办公室值班室,关起房门,挑灯夜战。嘭嘭嘭,敲门声惊醒了趴在桌上朦胧的我。是头儿!张检披衣进门,拿起刚刚誊抄完毕的材料,翻了两遍,脸上闪过难得一见的微笑。我抬头看表,凌晨四时。原来,张检也一晚没回家。

3.

第二件惨事儿,惨在重名上。“王秘书,你的稿子上法制报头版了,还加了编者按。回来请客吧。”出发途中的我,接到同事的电话。怪不得早上宾馆的枝头有喜鹊叫喳喳,原来喜事临门了。

准确说,应该是新闻稿上了《山东法制报》的头条。那稿件的内容是法官村干部私了案件,编辑加了编者按,让我有些意外。说起这篇新闻稿件的新闻源,还得感谢一科的检察院老郭,是他在审查提审案件时发现的线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称侦查监督科为一科。

这起科了刑事案发生在临朐县偏远的东北乡村,案发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治保主任一行六七人,来到县公安局刑警队,递上村委会出具的嫌疑人与被害人已达达成赔偿调解协议的证明函,要求公安局撤销案件,放人回家,遭到公安干警的严词拒绝,刑警队队长还对村干部进行一番普法教育。

朴实的村干部不懂法,这些人的行为,严重超越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所规定的村委会的权利义务。这在当时条例颁布不久的形势下,很有反面教育意义。就在稿件刊出的第二天,《农村大众报》也予以转载,省广播电台还来电话,要求我将稿件改写成一篇理论宣传稿,可谓是一石三鸟喜事连连。

然而,正当我被喜讯冲昏头脑之时,三九寒天里,一盆凉水兜头泼来。那天出发回城,没直接回家,兴冲冲奔入院里的办公室。刚进门,王主任一脸严肃地说:“小王,快给营子乡供销社跟你重名的书记打个电话,他昨天被村里的干部群众围攻了,乡领导也找他,责备他为出风头扬了家丑,那个老王昨天还来咱院找领导诉苦呢。”还有这等怪事?我是既抱歉又郁闷。抱歉的是,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秘书,稿子惹出麻烦来,让重名的供销社王书记帮我顶了屎盆子。郁闷的是,本来是毫厘不差的事实,乡领导竟然也干涉起来。

我在电话里跟重名的王书记解释道歉一番后,王书记接受了我的道歉,还安慰了我几句,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